

个人简历

中国好诗

第 二 季

娜夜

娜夜
· ·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季

娜
夜
·
著

个人简历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个人简历 / 娜夜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6.6 (中国好诗·第二季)

ISBN 978-7-5153-4240-5

I . ①个… II . ①娜… III .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8347 号

责任编辑: 彭明榜

书籍设计: 孙初 + 林业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6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mm × 1194mm 1/32 7.25 印张 128 千字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77

《论语·雍也篇》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长天长出版基金由西安交大长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暨江苏天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宣雄先生发起成立。其宗旨为资助优秀原创文学作品的出版，藉以达成“欲行生态环保，必启心灵环保”之理念，促进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友善和谐。

特此鸣谢长天长出版基金资助本书出版

娜夜 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写作。出版诗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天问诗人奖、《十月》文学奖等。2005年《娜夜诗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现居重庆。



娜夜

起风了，那个望天的人

◎ 霍俊明

起风了，那个望天的人。这基本可以看作多年来我对娜夜其人其诗的观感——“我要写那些等待闪电照亮的人”“一场盛大的徒劳//——当她仰望星空 像女人那样/流泪/她知道/她需要一场精神的闪电/和狂风//一根救赎的稻草……”。那么，诗人是不是在黑夜里被闪电瞬间照彻而呼喊“方言”的那个黑衣人？有时候诗人也清醒而无奈地意识到这种“仰望”最终是徒劳的——“我经常对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那上面什么都没有”。

漫漫时间黄沙中，那本诗集被偶然翻到了第几页？

抬头望天的人在过去是那些农民，因为天气变化直接关系到粮食和农事——这近乎天命。还有一种抬头望天的人是孩子（放风筝的人的原型），他们总想在那些飞动和飘忽的事物那里找到精神性的

对应。还有一种更特殊的群类，这就是诗人。他们抬头望天并不是故作高深，因为与时间直接对应的这一古老语言法则使得他们要在那些高远之物那里寻找词语和精神的“个人乌托邦”，“痛苦是一只向天空解释着大地的鹰”。尽管有时候抬头望天的人得到的仍然是茫然无着和或长或短的一声叹息，还有那高楼上天长地久的“天问”和两行诗人泪，“——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和神一律高过我们的头顶？”

早年的娜夜，据说酒量不错。最近两年每次见到，她的话并不多，甚至有时候会显得有些慢一拍，喝酒自然也喝得少了。再来看她的诗，她的诗歌确实是缓慢的——语言节省，呈现方式极为节制。实际上，这样体制短小的诗歌写作难度更大——如何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呈现更多更有效的诗性空间。起风的时候，很多人侧身躲避或委身于房舍，而娜夜却是依然淡然望天的人。那里有一个人的命运，有一个人的履历，有时间隐秘的现身，也有很多偶然性的碎片突然瞬间飞过。

阳光照旧了世界。娜夜诗歌的精神空间却是如此辽阔，即使是在一个片段、一个日常而易于忽略的细小事物甚或细节那里，她都能够呈现出意想不到的开阔，比如《望天》这首诗。这既关乎生命的瞬间和时间性体验，也关乎个人对世界和时代的理解。

看啊 那只鸟

多么快

它摆脱悲伤的时间也一定不像人那么长
也不像某段历史那么长

它侧过了风雨
在辽阔的夕光里

而那复杂的风云天象
让我在仰望时祈祷：
一个时代的到来会纠正上一个时代的错误

一个女性写作者很容易过于强化和张扬女性自我和主体意识，这自然是写作中近乎本源性的精神趋向，但是也很容易沉溺在自己的精神窝巢中而与更多人事缺乏切肤的关系。而对于娜夜而言，她的诗歌细小而开阔、自我而又具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与真切恍惚的“现实感”。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现实感”并不是外在于诗人的，而恰恰是与生命感受为一体的，只有立足于个体生命诗学基础上的现实和历史才是真实可靠的。在《母亲的阅读》《陪母亲散步》中，“母亲”显然这一现实和历史语境中具有了更丰富的象征性和历史性。

列车上
母亲在阅读
一本从前的书
书中的信仰
是可疑 可笑的
但它是母亲的
是应该尊重
并保持沉默的

我不能纠正和嘲讽母亲的信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同
也不为此
低头羞愧

从词语频率而言，娜夜的诗歌确实不乏“大词”。“祖国”“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政治”“历史”“风云”“时代”“社会”“现实”“时间”“人生”“主义”“阶级”这些一度被抽空的虚无的“大词”却在细小的事物和不事张扬的场景里获得了可靠的精神支撑和具体可感的生命气息（比如《腾冲国殇墓园》《聊天室》《诗人》《诗人之心》《时间的叙事》《废品收购站》《1973年》《陪母亲散步》《拉萨》）：

“你带来政治和一身冷汗 // 嘴上颤抖的香烟 你带来漆黑 / 空荡的大街 // 鸽子的梦话：有时候 瞬间的细节就是事情的全部！ // 被雨淋湿的风 / 几根潮湿的火柴 你带来人类对爱的一致渴望 // 你带来你的肉体…… // 多么疲惫 / 在她卧室的床上。”

是的，“社会学的床单上”必须躺着一个活生生的人。

换言之，这些“大词”唯一获得生命力的途径就是融入诗人最真实的生命体验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说到戊戌变法时声音低了下去 / 抬起头他问：今昔何年？ // 一滴冷汗 / 几只无所谓江山只想多活一日的蝉鸣 // 几个糖人儿 / 青石板上布鞋永远跟在皮鞋后面的回声远了 // 旧木窗 他望着生活的脸多么委屈 / 黝黑的意志像发青的眼窝塌陷。”是的，历史并不只是在固化的书本和档案馆里，它就静静地在某个街道的拐角处。而现实也并不只是

出现在电视直播间和新闻头版头条上，它就在你茫然不知的身侧和背后。

现场与远景，这要求诗人要有两个得手的家伙——显微镜和望远镜。

是的，从写作词源上来看，诗人就是使任何“词语”都能够重生的创设者——“诗人”在西方语言中本身就是“创造”的同义语，是在被反复抒写的“一片树叶”那里重新发现隐秘的光斑和叶脉的纹理的人。多年来娜夜完成了很多“以诗论诗”的诗。这些诗直接指向了写作自身和写作主体，直接指向“诗人”的责任及其未完成性的“不满”。这是一个有语言自觉和内心指向的写作者。

这样说娜夜可能更为准确——拉扯着蝴蝶的翅膀她扇动了精神的风暴。

娜夜呈现的也必然是时间的叙事，你听到那细微而惊心的沙漏声了吧。

娜夜能够在那些日常、朴素和谦卑的场景和细节中化若无痕地呈现情感状态与想象空间——“以少 / 和慢 / 抵达的我”“有时候 瞬间的细节就是事情的全部”。

她的诗歌并不是自白式地掏空精神自我，而是在不断的勘问与对话中寻找维持“真实自我”的入口。带泥的土豆、白菜，馒头上的热气和萝卜上的白霜，这都成为一个诗人心灵深处的温暖的“农耕气息的厨房”。灶火前的小板凳甚至能够安顿一个人的一生。但是，坐在炉火边的人往往是最寒冷的人，“寒冷点燃什么 / 什么就是篝火”“我渴望某种生活时陡峭的内心”。

这份“寒冷”“遥远”“陌生”“孤独”在近

来娜夜这里还有很强的“空间性”。

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娜夜从西北到了西南山城——一个地方的天气物候日复一日濡染和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潮汐。在这个闷热潮湿的山城，我看到一个人孤独地抱紧自己的双肩发出那一声长长的叹息——“越来越远……”“我抱紧双肩茫然四顾的自言自语：越来越远啊……”。正如她在《移居重庆》《想兰州》等诗歌中所显现出来的那样——精神的不适感和无着感，“谁在大雾中面朝故乡 / 谁就披着闪电越走越慢 老泪纵横”。一个人被置放于一个高高的永不停歇的秋千上——你的命运就是在风里夜里摇来荡去如同钟摆或时间大海上的一叶小舟——无为在歧路，自己独沾巾。

娜夜的诗歌看似平静，实则白净纸张背后她抖落的是火焰、灰烬和渐渐发冷的铁钉——“整个晚上 / 我都梦见自己 / 是一根反光的钉子 / 就是不知道 / 该钉在哪儿”。

茫然的震荡！

娜夜的诗歌因为要寻找“真相”所以不能不尖锐和具有沉暗惊悸的痛感，甚至这份尖锐和痛感并不是瞬间到来的，而是缓冲式的递增——如小小的芒刺或针尖的缓慢接近。这份尖锐不只是对外在事物或整个生活环境甚至历史文化语境的探寻和揭示，也是对自身命运的省思与盘诘——“听我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向自己道歉的！”

在每一个瞬间，我们都在和上一时刻过去时的另一个自我相告别，向往日告别——所以自己会成为自己的陌生人与他者——

她瘦小 孤单 嘴唇干裂
发辫被山风吹乱
她望着我

在日喀则
我遇见了童年的我

风吹着她胸前 1970 年的红领巾
吹着我思想里的白发

她望着我 像女儿望着母亲
我羞愧

突然辛酸……

关于生活
我想向她解释点什么

就像一根羽毛向一阵大风解释一颗颤抖的心
像因为……所以……

茫茫尘世，这里也必然有一个女性、一个生命体在时间性焦虑中的虚无和恍惚以及精神无着。年幼时被风吹落的蒲公英在一个诗人那里并没有着陆，而是仍然在飘荡飞卷。也许只有在诗歌这里我们才能够寻得暂时或长久的安栖之地。

云南的一个黄昏，娜夜和路也坐在高原的一角。

那时，时间的光线正在迅速收拢起无形的翅膀。
两个女人谈论着日常生活（她们都曾写过抱着一棵

白菜回家的场景，比如娜夜的《大白菜》、路也的《抱着白菜回家》，日常之物与精神照彻如此密不可分）、各自的命运，谈论着身体近况和病房中的母亲。人生不是完满的——“我走在去教堂的路上”。对于一个内倾于词语和精神的人来说，这一切遭逢多像台湾南投那个教堂的名字——纸教堂。在娜夜诗歌里会经常出现教堂、寺庙的意象和场景，这最为直接和本质化地指向了精神劝慰和自我救赎。生命体必然要接受时间的馈赠和剥夺，正如那本书一样——

《重负与神恩》。所以在本源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或他人写下“悼亡诗”，“像一次抚摸 从清晨到黄昏 / 我的回忆 / 与遗忘 / 既不关乎灵魂也不关乎肉体”。一些事物的美在于它的阴影：

“两个女人 / 都不是母亲 / 我们谈论星空和康德 / 特蕾莎修女和心脏内科 / 谈论无神论者迷信的晚年 / 一些事物的美在于它的阴影 / 另一个角度：没有孩子使我们得以完整。”

但这仍然是一个渴望“自我完整”的女性，你看，她在另一首诗这样写道：

我喜欢草地上那些被奔跑脱掉的小凉鞋
直接踩着春天的小脚丫 不远处
含笑着的年轻母亲
饱满多汁
比云朵更柔软
比短暂的爱情更心满意足
她们又笑了
哦上帝 我喜欢人类在灿烂的日光下

秘密而快乐地繁衍生息……

——母亲和孩子 多像人民广场

这一情形让我想到了娜夜另一首诗中惊心的一句——“没有什么比黄昏时看着一座坟墓更苍茫的了”。

是的，时间的线头一头是火焰一头是灰烬，那么你该如何领受这必将惊心的时刻？是的，世间永远有大于诗的事物亘古如斯。一个女人，提前在词语的世界里看到了自己的暮年，写出了自己一生的个人简历。

抬头望天的人，还在继续。起风了……

目 录

起风了，那个望天的人
/ 霍俊明 /001

第一辑 在这苍茫的人世上

个人简历 /002

望天 /003

生活 /004

起风了 /005

朗读 /006

睡前书 /007

云南的黄昏 /008

合影 /009

喜悦 /011

真相 /012

安居古镇 /013

罗布林卡 /015

移居重庆 /016

想兰州 /017

标准 /018

别 /019

一首诗 /020

现在 /021

夜归 /022

白银时代 /023

大悲咒 /024
西夏王陵 /025
两地书 /026
人民广场 /027
交谈 /028
手写体 /029
省略 /030
你和我 /031
大雾弥漫 /032
摇椅里 /034
在这苍茫的人世上 /035
自由 /036
在梦里 /037
事件 /038
回答 /039
一团白 /040
母亲的阅读 /041
某地 /042

第二辑 大于诗的事物

家书 /044
回避 /045
恐惧 /046
梦 /047
大于诗的事物 /048

说谎者 /049
母亲 /050
如果 /051
现场 /052
爱 直到受伤 /053
移居长安 /054
酒吧之歌 /055
2008年11月19日 /056
信仰 /057
独白 /058
我知道 /059
北京 /060
婚姻里的睡眠 /061
大白菜 /063
我想起 /064
忏悔 /065
欢呼 /066
在欲望对肉体的敬意里 /067
封面上的人 /068
小女孩 /069
停电 /071
奇迹 /072
聊斋的气味 /073
修 /075
拉萨 /076
寺 /077
哥特兰岛 /078